

短篇小說獎三獎

鷹性熬馴



古乃方

作者簡介——

古乃方，一九九三年生於彰化員林。台灣大學財金系畢業，英國愛丁堡經濟碩士。現為專職調香師。創立氣味品牌「方方Eau de parFang」，代表作為台灣神怪系列。曾獲台北文學獎、林榮三文學獎等。著有氣味小說《香鬼》。

得獎感言——

寫了好久，才漸漸不孤單，不自卑自傲。我開始相信自己作品有力量，哪怕很怪也值得被看見。

曾經老鷹狠狠地接住了我，教我何謂人與獸之間的平等，何謂信任地放飛。謝謝中華民國馴鷹協會，謝謝鷹友無私的分享，謝謝評審的肯定，我會繼續寫下去。

P.S.寫作難，賣文學小說更難，為了我還能繼續出書，我得大聲說：來買氣味小說《香鬼》喔！好看喔！

鷹性熬馴

真想不到，老鷹這麼膽小，鞭炮也怕，風箏也怕，摩托車一發動也嚇得躲到樹上，吹哨也不下來，每次還都躲在同一棵樹上。

操場上有人在遛狗，空拍機的紅點閃爍，機器嗡嗡的聲音，風吹來剛割完草那綠葉揉碎的腥。樹冠搖晃，妞妞正在移動，我從樹下看見牠蠟黃的鷹爪，藍灰色的鉤狀嘴喙正在啄自己的羽毛。

「你又把鷹當鸚鵡養。」烏恩連哨都懶得吹。

夕陽下他的頭髮看起來是棕色的，腰間的黑色餌盒也反照著微弱的白光，他每次遇到不受控的鷹，都不會理牠，只是嚼著口香糖說：「等鷹餓了，會自己回來。」他傳訊息的方式也是這樣，每次我已讀不回，過幾秒鐘後會看見他的訊息已收回，需求是弱點，幾秒鐘也不可以暴露，等我問他。

他表達情感的方式很笨拙，總讓我想到父親，年紀也相似。願意跟烏恩學馴鷹，也是不斷想回味這樣的情感。他冷酷時，我前進，能降落在他身旁很安心。

「我們天黑之前，乾脆去群放？」我問。烏恩沉默，他對我要不是罵人就是安靜。

他看都不看妞妞，解開身上黑色背心，解開棲架上兩隻鷹的編織腳帶，我們往司令台走去。鷹在我的手套上來回跳動，調整著站姿。

「欸，這樣擺啦，懂不懂。」他扯著我的手。

我的虎口被調正，不敢亂動，鷹的小橘爪在手套上踩了幾回，找到穩定的位置，我才終於解脫。風讓鷹羽的毛流往後，往天空甩拋，彷彿丟出骰子，把一切交給命運。

兩隻鷹在天上跟著我們前行，烏恩用跑的，我拉著他的衣角跟著跑，幾秒鐘我們已經跑過司令台，到附近的小森林裡去。我們跑得很快，擦撞過樹枝，鷹在天上等我們，烏恩一聲長哨，牠們俯飛下來，降落在手套上。那樣的重量像是突然握住火把，橘爪抓緊時才知道這一切是那麼活生生。

跟飛讓人興奮，好像有一條無形的線連著人和鷹。鷹的積極，來自放飛時是最佳放飛體重，不會太餓腿軟，也不至於太重懶得動。一切剛剛好，那是馴鷹人的驕傲。

小時候，父親也常帶我到楊梅的山上放飛老鷹，那時候還小，小手放入手套還是鬆垮垮，老鷹從天上降落手上時，手因為撐不住而垂了下來。那時候老鷹也害怕，橘爪沿著我的手臂上爬，刺出了紅痕，父親吹短哨時，牠才飛到父親高舉的手套上。風很大，老鷹的毛流吹出波浪，我咬著羽毛髮圈，綁起頭髮，說換我換我。舉起拳頭，老鷹從父親的手上跳過來，看起來有點不情願。牠移動腳步，每動一步，老鷹腳上的鈴鐺發出唧唧的聲音，我看得入迷，但同時又害怕著被啄眼睛。

父親木訥，總不說他在想什麼，放飛老鷹時我們才有對話。他說我太溫柔，太依賴，這樣很難當馴鷹人的。我說那是因為我還沒長大，長大後我也要像他一樣。

烏恩某種程度取代了父親，但我們是師徒，位階永遠是他高我低。加上他有二分之一的蒙古血

統，騎馬架鷹在他血液裡，我一個瘦弱的女生，只有崇拜與被指導的份。烏恩的父親是跟國民政府來台灣的，很討厭別人說他是外省人，原因是蒙古人並不是典型的外省人。

「蒙古血統不是好聽多了嗎？」烏恩常常這樣說。他的問句不是對我問的，畢竟我也不是透過外省身分去認識他。

烏恩不是成吉思汗後代，也沒有汗血寶馬可以變賣，我們師徒倆為生的方式還是很克難，賣羽毛筆、蒙服架鷹拍攝活動、偶爾接一些婚紗照的案子，出借活體道具，讓那些想來點野性風格的台北新娘子過過癮。

最近五月是換羽季，老鷹每一撲翅，都會有白色軟毛降落。蹲在草地上，我一手拿著麻布袋，一手撿著草地上的羽毛，確認有羽毛管的才撿起，羽絨只會讓我打噴嚏。飛行羽插上黃銅鋼筆頭，附上墨水，一套可以在臉書社團賣八百。現在很多人學薩滿巫術，說老鷹是他的力量動物，賣一百組還不是太困難。組裝，拍照，上架，寫文案，出貨，我只喜歡寫文案，其他活都苦工，而烏恩只負責收錢和把鷹馴好。

平日下午我們都在操場練飛，那是軍營的訓練操場，開放給民眾用，可能因為作息不一樣，我們來的時候，從來沒看過阿兵哥。

烏恩真的很猛，他可以一次放九隻鷹，我光妞妞一隻就已經很折騰。

一隻鷹高速飛來，從遠景變成近景，降落在烏恩的手套上。停在烏恩上鬆毛的是八千，跟妞妞一

樣，都是母哈里斯鷹，不過牠是因爲叫食聲太吵被棄養，主人丟下八千塊就消失了，爲了好記，烏恩就叫牠八千。八千偶爾才到操場，平時都在山丘上練飛，脾氣不錯又飛得好，幾乎所有鷹練飛都是八千在帶。

「最近有點想進金雕來玩。」烏恩看向天空。

「會不會被抓？」我說。

「比較怕牠抓傷人會罰錢。」他邊把鷹一隻隻架回車子後座的棲架上，邊滑開手機。點開，放大，照片裡的烏恩看起來才八、九歲，單手舉著金雕，金雕比他還大隻，表情好得意。

「金雕架三十秒手就很痠了。但那個翅膀打開，就是霸氣。」他說，接著抬頭看鷹在空中盤旋，張翅的鷹在遠處，像是一個個小小的V形。台灣只能養中型猛禽真是難爲他了。

「妞妞明天一定會下來。」他分我一個口香糖。

「一定會，餓了一天。」我附和，咬出薄荷涼。

「看同學都在天上爽，搞什麼孤僻。」他說，說完後把口香糖吐在地上。口香糖涼完轉辣，我學他吐在草地上。烏恩的側臉，隨暮色暗了下來。

每次練飛完，烏恩載我到中壢後火車站，我再走回家。常常會想，爲什麼他不載我到家門口呢？後來猜測是，我也不知道他家住哪裡，那些穿著吊裨仔的鷹友應該知道，但烏恩不告訴我。他刻意不知道我住哪，或許也是想讓關係平等，彼此都神祕，才會一直好奇。

好奇心像火一樣，愈來愈烈。有次我在火車站下車後，上了計程車，要司機跟蹤烏恩那台白色March，但愈開愈偏僻，開到像是會被棄屍荒郊的地方，我開始有點害怕。因為車太少了，跟車一下子就被發現，還是那麼明顯的小黃，烏恩拿著棒球棍下車，要司機下來。

直到他看見我，才收起憤怒說：「這我家，你不要來。」

之後我只能壓下好奇心，說服自己，如果進到彼此的家裡，那我對他的喜歡，可能不只是崇拜了。

坐在客廳，從那袋羽毛裡找出比較沒有破損的，插上鋼筆頭，放進透明盒子，那些買羽毛筆的客人都說，老鷹羽毛帶給他們勇氣。我每天組這麼多羽毛筆，好像也沒有多一點勇氣，有勇氣也不知道可以幹嘛。陽台樓架上還是空空的，一點咕咕的鬼叫聲也沒有，地上還有妞妞昨天吐的一坨食糞，繭裡頭是骨頭和極小的牙齒。

月亮高掛，或許是該許願的時候，給我勇氣殘忍，有勇氣在台灣以馴鷹為生，有勇氣去追求平等。

從冷凍櫃拿出夾鏈袋，裡頭是小黃雞。從前我不敢看，覺得太殘忍，聽說小雞出生後，被急速冷凍入袋，塑膠袋表面薄薄的氣體，我都在想是不是小雞生前最後一口氣，更驚人的是一隻才賣三塊錢。不敢摸毛茸茸的鵝黃軟毛，也不敢摸腹部的蛋黃液體，珊瑚橘色的嫩爪，怎麼摸也不會刺痛扎膚，最不忍看見的是眼睛，灰色的膜，發著寒氣，我撕掉塑膠袋貼著的日齡雞標籤。

鷹要吃帶骨帶血的，才不會腿軟，小黃雞已經是最可愛的食物了。烏恩養的鷹吃得更多元，中小型鳥禽類和哺乳類都吃，斑鳩、鴿子、老鼠、鵪鶉、田雞肉……每次想到就抖一下。

我們養了十隻鷹，只有妞妞給我熬，練習站上手套早就練過好幾百次，但牠就是不想站上來。猜測原因，可能是吃太多太重，牠覺得能不動就不動，最有可能的是我把牠寵壞，妞妞把我當做是餵食物的僕人，憑什麼可以吹哨指揮。

夜裡，驟雨，半夢半醒間，依稀看見了翹翹板，妞妞在一頭，我在一頭，牠高我低，我怎麼用力蹬草地，翹翹板還是不起。醒來時 Google 周公解夢，周公說夢見翹翹板代表內心喜悅，將要進入一段新的關係。鷹也有夢嗎？如果是，好希望夢裡可以連通。

隔天中午，妞妞還在樹上，風吹過，爪上的鍍銀小鈴發出噹噹的聲音。我的哨音劃過天空，雖然不是很響，但訊息很清楚，我在這裡，肉也在這裡。妞妞眼神銳利，撲翅，俯飛了下來。時間因鷹的存在而柔順前行，牠輕巧降落在我的手套上。看妞妞搖動尾羽，啄肉，像是一百年沒吃過雞脖子。

爲了表達獎勵，我架著妞妞到公園散步，從很遠的地方就看見一對父女在看我們。那眼神感覺不只是看，是等，想幹嘛呢？直到金剛鸚鵡繞著草皮盤飛一圈，降落在少女的肩膀上，才知道他們也在遛鳥。還有一隻手掌大的太平洋小鸚鵡，吊掛在棲繩上。珊瑚橘軟爪跳到我的肩上，和妞妞吃的小黃雞好像。

妞妞看到也很興奮，振翅去撲，我放飛小鸚鵡，妞妞的腳繩連著手套被扯到極限，鈴鐺狂響，羽

絨飛落。

金剛鸚鵡和少女的感情很好，還可以頭靠頭，牠還對妞妞說Hello。妞妞被這五彩繽紛的騷鳥給嚇到，羽毛縮了起來，接著少女把鸚鵡往遠處甩飛出去，流暢的速度，在草地上自由飛了兩、三圈。那簡直是炫耀了，妞妞發出了「嘿」的聲音。

「你問姊姊要不要一起飛？」鸚鵡帶著青草水氣停回少女肩膀時，少女問牠。

妞妞現在很輕，不到一公斤，大概只有八百克而已，放飛會沒力氣回來。鸚鵡看妞妞沒飛，那眼神有點神氣又挑釁。再靠近的時候，妞妞炸毛了。毛立得尖尖的，意思是夠了喔。

天突然變陰，感覺快下雨，少女和父親把鳥收回休旅車的棲架上，搖下車窗跟我們說掰掰。我揮了揮手，慢慢往操場走去。

操場附近都是榕樹，有幾棵樹葉掉光，樹皮已剝落，烏恩會把樹皮扳開，凹成三個口字，立在草皮上。鷹爪連結著腳帶，勾在這天然棲架上。

「你知道為什麼我養的這九隻鷹，從來不對我炸毛嗎？」烏恩看著炸毛的妞妞。

「不知道。」我說。

「因為沒感情，炸毛也沒用，肉來就是要操。」他看向天空。

難怪我熬得很失敗，對老鷹不能有感情，即便再喜歡也要假裝冷酷，鷹人是伙伴，牠在天上，我在人間。

烏恩的腰間有個黑色盒子，裡面是生雞肉，他抓了一點，晃過牠們眼前，這是測試積極度的方式。空腹的牠們眼神跟著肉移動，每一隻都在說想吃。一聲哨，八千飛上手套。因為飢餓，所以專注，一口令一動作，烏恩的鷹練得像是軍隊。

「換你。」烏恩丟給我手套。我咬著髮圈，綁好馬尾，再把手伸進去。虎口朝上，半握拳，妞妞在棲架上看著我。

「你的手這樣左右晃來晃去，老鷹是要怎麼站？」他說。「你練習一百次。」他壓著我的虎口。「牠今天心情不太好。」我小聲說。

「老鷹哪有什麼心情不好，重點是體重。」他說得很大聲，看來是他心情不好。

克制自己手左右晃的衝動，把一小撮生雞肉放在虎口。吹哨，妞妞可能真的是餓壞了，飛上了我的手套。

我摸著牠的頭，感受毛底下那顫動的薄薄頭骨，有幾秒鐘，感覺牠像是我的孩子。也的確是，牠啄破蛋殼後看見的是我，一開始全身白毛，到現在長滿栗色的羽毛。背羽上的防水油脂摸起來有種絲的觸感，水痕，是昨夜冒險的證據。我們看著彼此，現在應該是平等的關係了吧？

烏恩看都不看妞妞一眼，他在跟其他隻鷹練空拳叫飛。吹哨，鷹飛上手套，肉不在手套上餵，而是拋到草地上，鷹飛下去吃。

「說看看，為什麼不先亮肉？」他口氣變得比較溫柔。

「讓鷹餓久一點，才會比較積極。」我說。

「是信任，懂嗎？像你都是先做事，我才給你錢。如果你不信任我，會叫我先給你兩千塊，才要開始裝羽毛筆。」烏恩說，他總是拿我比喻老鷹。

「應該只是制約，老鷹知道這樣跳上拳頭兩、三次等等就有食物吃。」我反駁。他好像沒聽到，往天橋走去。

吊仔坐在車子後座嚼檳榔，他是和烏恩最要好的鷹友，因為總穿著吊裨仔，大家都叫他吊仔。吊仔的鷹叫Linda，比妞妞更凶，每天都在炸毛，看起來很像動物版的超級賽亞人，那是一種上發條，隨時準備戰鬥的狀態。

「不要理牠，不然牠會以為炸毛很有用。」吊仔背對Linda，面向司令台抽菸。

我常常問吊仔會不會後悔養老鷹？這麼凶，很難馴。他說不會呀，市場的妹子都說很帥。他是做海產批發的，白天沒事，就練老鷹，烏恩說Linda很猛，騎馬架鷹，哨子都不用吹，自己飛到拳頭上，天不怕馬不怕，萬一吊仔哪天不要了，可以給他養。

Linda跟妞妞一樣，都是銘印失敗，破殼後第一眼看到人，以為鷹人同類，長大開始想挑戰飼主的地位。Linda很野，盤飛下來會直接攻擊路人。之前抓傷一個正在慢跑的男人，選他的原因是男人戴了露趾手套，吊仔的鷹猛抓露出來的指頭。男人愈拍打，鷹更生氣，爪力加倍。最後男人到醫院驗傷，到警察局報案。吊仔收到調解書，要賠男人醫藥費三萬六，他也很阿莎力直接簽名匯款。烏恩都

說這是詐騙，如果他去講只要賠三千六，少一個零。

「還有一個三十六萬的。你要不要看照片。」吊仔滑開手機，照片是半張臉是血的烏恩。

「我那個喔，沒有啦。」烏恩的手蓋住螢幕。

「你不講價錢而已。」吊仔拿一顆檳榔給烏恩，拿給我口香糖。

「菁仔吃到死好了。」烏恩說。

「被老鷹攻擊很正常啦，只是牠那天巴過來有點大力，頭有點暈。話說，明天你那台黑色賓士借我去遛鳥？」他繼續說。之後他們勾肩搭背，到天橋另一邊去講我不能聽的話。

我最好不知道。他們週末常開車到台北信義區遛鳥，不開充滿老鷹屎斑的破March，只開吊仔的黑色賓士。這麼愛面子，只要有穿著短裙的辣妹說，老鷹好帥，可不可以拍照？烏恩會樂得要死，女人摸老鷹好像在摸他的GG。而且烏恩最近在揪團九月一起去蒙古騎馬架金雕，男人限定，附註：蒙古晚上沒有夜生活。吊仔還留言：蒙古妹都免費的啦。烏恩竟然一點也不生氣，只是回，去就對了。

他們每次說這些男人才笑得出來的笑話，我總想，要不是以前父親帶我去馴鷹，我應該這輩子跟這種炫耀GG的男性運動無緣。

我十八歲那年，父親帶著他的鷹，搬去烏蘭巴托，放鳥了我和母親。音訊全無，母親氣到剃度，去山上修行，也把我放鳥了。父親可能娶了蒙古女人另組家庭，也可能早死了，我永遠不會知道。但養鷹真的比養孩子快樂嗎？

我和父親，不像烏恩和八千有那條隱形的線，人在森林裡奔跑，鷹可以在天上跟飛。父親走了，我們也從此散了。

天慢慢暗了下來，妞妞的頭縮在翅膀內，在我胸前安心睡著。牠累了，沒力氣抵抗和攻擊，我把牠抱緊，感受羽毛下的心跳，現在是真的，我小心翼翼捧著。

隔天起床時，一道光灑在妞妞的背上，牠在光暈下輕啃自己的腳爪，再跳一下，站回棲木。尖喙整理一根根羽翼，陽光更大了，牠伸展雙翅，像是伸懶腰那樣。我感覺到自己身上的毛髮，也跟著蓬鬆起來。

一切都是感覺。能不能放飛，烏恩也是靠感覺，看肉的眼神積極，站在棲架上的腳有力，還能鬆毛翹腳，那放飛不會是問題。

為何放飛一定要秤重呢？烏恩每次都說我剛學，要乖乖秤，吐完食糞後的滿體重扣掉百分之二十是飛行重量。妞妞空腹的滿體重是一千兩百克，所以要減掉二百四十克，大概九百六十克是可以放飛的體重。他每次算數我就頭暈，好像在算錢，算我的薪水多少錢，鷹買來多少錢，羽毛筆又賣了多少錢。

但他自己呢？烏恩練鷹走自然派，不戴頭罩，也不戴GPS，某種程度也是他的自信。他只要做出餵食動作，聽老鷹衝出棲架的撲翅聲，便知道可不可以放飛。

我把陽台那綁著棲架的體重計搬到角落去。今天是週六，烏恩去台北，我也要學他用體感判斷適

不適合放飛。

拿著剛解凍的小黃雞，走到棲木前，牠的雙眼和頭部像是指針，一秒一格地瞄準肉的方向。尾翼張開，雙腳高舉，站上了我的拳頭，吃著牠的獎勵。

架著妞妞，我們散步到操場。一路上很多路人在偷拍照，但又不敢跟我對眼，好像我也是猛禽。才十點，太陽均勻地灑落草地。從遠處看見吊仔在爬樹，樹冠搖晃。

「Linda又不下來喔。」

「破鳥啦，再不下來我就要鋸樹了。」他蹲在樹枝和樹枝之間的凹槽說。

「下雨就下來了。」我說。吊仔之前在熬Linda的時候，試過對牠噴水來消滅傲氣，看Linda從炸毛的樣子變成落湯雞，很快便不想再撐了。

吊仔爬到樹梢，終於勾到Linda的繫腳帶，白色絨羽先掉下來幾撮，拍動雙翅，嘶叫了幾聲，他抓Linda的樣子好像在抓雞。我拍手。吊仔靠近我們，妞妞看到Linda靠近竟也炸毛了，全身的毛豎起來，上緊發條。

下一秒，Linda和妞妞在草地上像是相撲選手那樣對峙。再下一秒，妞妞被壓制在地上，Linda那巧克力色的翅膀用力撲打著妞妞的雙翅，愈打愈大力，讓人覺得這不是遊戲，更像是用武器攻擊。

「夠了喔。」我站到牠們之間。吊仔吹哨，Linda回到手套上，吊仔像是丟壘球那樣，把Linda往天橋方向甩，藉著那股力量，Linda飛上去，再一聲哨，張翅，俯飛下來。

飛行讓時間絲滑，羽毛因為風而貼緊身體，我想著鷹俯視著人的神情。高於你，但我願意逼近你，那是在「要」和「愛」之間的臨界點。因為自尊，誰也不會承認某個瞬間幾乎是愛了，只說那是因為生命彼此休戚。

妞妞在我的拳頭上撲動翅膀，焦急狂躁，好像在說牠不管，牠也想像Linda那樣俯飛。風從左側面吹來，妞妞縮翅，橘黃腳爪在我的手套上轉換站的角度，直到找到某個逆風的位置牠才終於站穩。走上司令台階，走出陰影處，風很大，妞妞也感受到風的力量，等到一個按捺不住的點時，妞妞衝出拳頭，站上一棵櫟木時，樹冠彎了下來。

回來，不回來，把希望交給命運。這感覺很好，放飛本身代表某種意義，放掉控制，任宇宙決定拋接。

我看得見牠的輪廓，勾形尖喙，肩膀，移動時的每一個角度，還有習慣性的側頭啄羽。下一秒，咖啡色的羽翼從眼前出現，我伸出放肉的虎口，妞妞滑行過拳頭，叼了肉後又飛走。來回了好幾次，直到累了，我才坐在地上看著天空。

妞妞能在天上御風是我的驕傲，畢竟我不是鷹，沒辦法教鷹飛，只能不斷地練，順風、逆風、側風，牠會自己找到御風的方式。比起八千帶飛，我沒用很多，是牠不會飛的伙伴。

遠處有摩托車發動，牠被轟隆的聲音嚇到，翅膀有點晃。我對妞妞喊加油，下一秒逆風盤旋，我拍手。妞妞是我天上的朋友，而我應該也是牠人間的朋友吧。

烏恩說，鷹與人是伙伴的關係，但鷹與人能真正平等嗎？鷹會跳上拳頭，是被制約了跳上去待會有肉吃，那是慣性。而烏恩引以為傲的是他的理性，當他說對鷹沒感情時是帶著驕傲，但我問他萬一鷹死了他會不會傷心，他又沉默不語。

鷹在吃小黃雞時，我感到殘忍，一開始不忍看到後來也慢慢習慣，好像愈來愈逼近真實，要吃就吃全隻，因愛生命，所以好生也好死。鷹也不會浪費力氣去炫耀，一夫一妻制，比起那些幻想約免費蒙古砲的鷹友，鷹還算是個品德高尚的怪鳥。

嘩嘩波波的聲響，遠處有人在放鞭炮，糟了，這聲音比起摩托車的發動聲更響。我四處張望，吹哨，拍打手套。

「妞妞，我們回家了喔。」「快回來。」我大叫了幾次。

拳頭上放滿生雞肉，但操場空曠，橢圓形賽道上的PU材質有顆粒脫落，正午的陽光熱辣，我也有點體力不支了。

走回天橋下，吊仔看我神色慌張，遞給了我一瓶舒跑。我真的很渴，咕嚕咕嚕喝下去。Linda在棲架上，牠的嘴基蠟膜上有硬鬚，跟妞妞一樣，這讓我有點難過。妞妞此時此刻，應該是要站在我手套上的。

「找不到妞妞。」我歎氣。

「太重飄走了喔？」吊仔嚼著檳榔。

「你不要跟烏恩說喔，我自己會找到。」

「Linda整天也放開就跑出去了，要去樹上抓回來。」他說的口氣好像在聊逃家又回來的女兒。吊仔摸著Linda的腹羽，難得牠的毛鬆鬆的，翅膀微開，接著牠抬高尾羽，朝我的方向噴尿。

「破鳥。」他說的口氣像是在說小壞蛋，對我展示人與鷹的愛。

如果肉少吃一點，那妞妞是不是就不會不見？我邊摸著棲架上吊仔綁的腳繩，他綁的結都鬆鬆的，勾一下就扯開。

「我都亂捲一通，用三秒膠固定而已。」吊仔蹲在棲架前，也摸著那麻花捲的紅色編織繩。

他遞給我口香糖，我說不要好了，愈嚼愈渴。棲架上的Linda，牠的棕色翼羽中間夾著虎口大小的追蹤器，幾乎現在養鷹的人都會裝，但烏恩說蒙古人馴鷹哪會裝這白色的鬼東西，鷹不見就是技術太爛，體重沒控制好，該怪自己而不是依賴機器。烏恩的鷹當然沒裝，妞妞也跟著沒裝，做夢以為吹個哨鷹就會飛回手套上。

沿著橢圓形賽道走，手套內的水珠黏附皮膚，溼滑，但我又捨不得脫。那觸感，跟第一次戴上父親的黑色皮革手套一樣，小手伸進去，好像赤腳踩上地毯，前一秒覺得放鬆，直到有個重量站上手套，黃爪抓緊，幾乎要抓碎骨頭。

突如其來的重量，讓人更逼近自己，進入「我是」的狀態裡。我是女人，是父親的女兒，是妞妞的主人，不對，是餵食物的僕人，還是平等的伙伴？妞妞沒給我機會想清楚。

父親不以馴鷹爲生，只是晚上幫證券公司下單美股的交易員，白天的時間給老鷹。現在想起來，跟吊仔做海產批發工作差不多，夜晚買賣，睡醒馴鷹。他是否也在某一刻進入「我是」的狀態裡？我是自由的，我渴望馴養野性，成爲野性。

從跑道上走到一旁的小樹林，刺眼的陽光襲來，我閉上眼睛。對妞妞太好，牠餓了我給肉，不用操，無條件的愛換來的是牠不回家。爲什麼我不能以脆弱去熬馴？烏恩會罵我，會太重飄鷹，那就是不懂得拿捏分寸。馴鷹人要找到不會太餓腿軟，也不至於太重懶得動的甜蜜點。

我把還沒剝的小黃雞，一隻隻吊在樹上，引誘妞妞回來。一排掛起來，反而很像莫名其妙的薩滿儀式，我變成那些跟我買羽毛筆的客人，以爲如此可以召喚力量動物。有點害怕召到魂。

吹哨，聲音微弱，柔軟加壓著空氣。我等了好久，不想去看時間，如果只有幾秒鐘我會厭惡自己。等待鷹來，即便把我推倒，用爪子在我身上抓出血痕，再撲到草地上狂啄眼睛也無所謂。天暗了下來，仍不見妞妞的蹤跡。我的牛仔褲漸漸被草裡的水氣給浸溼，抬頭看天空，烏雲一片片，雨一滴滴打在頭上，再不走我要變成落湯雞了。

不能過火，也不能冷漠，每次看見妞妞都想揣到懷裡，但我得克制，像我總想傳給烏恩一長串句子，包含新聞時事，誰家的鷹又抓傷了誰，自製棲木也是一門好生意，最近鼠荒有鷹友在問還可以去哪裡買替代肉品？但最後都只是問你在哪裡？明天幾點放飛？不帶情緒，不帶感情。我只是他的鷹。

布鞋已經溼透，每踩一步都有水因爲擠壓而滲出來，腳趾已經泡皺。天橋下的吊仔還在樹下，抱

著解開腳帶的 Linda，我想我需要求助。

「吊仔，可以帶我去找烏恩嗎？」我脫掉布鞋和手套，裝進地上的塑膠袋裡。

「走呀，剛剛在群組約我們去吃羊肉爐。我順便跟他把車換回來。」他把 Linda 綁在後座棲架上。那是烏恩的破 March，我忍不住想，在棲架上的如果是妞妞，今天就圓滿了。

熬鷹這麼久，我到現在仍不知道妞妞在想什麼，這感覺讓我發瘋。也因為如此，我才那麼投入，甚至到一種奮不顧身的程度。

朝向鷹，朝向烏恩，朝向父親，這些男人再怎麼罵我或是物化女性，那只是讓我更加確定，確定我身體裡有鷹。要把脆弱凝聚成雨滴，讓天下一場大雨，告訴世界我可以。

我們在一處農地停下，雨夾著風的呼嘯，我抓了一條布把自己裹起來。烏恩手插在胸口，沒撐傘，在雨裡走來走去。他的棕色頭髮因為雨水變得銳利，有幾秒鐘像是鷹的冠羽，但往下看又是黑色背心，白色的襯衫貼緊肌肉。對焦他身後的房子，那是雙層的組合屋，像是兩塊積木交疊，感覺側風再強一點這組合屋會開始移動，但農地這麼大，位移幾米也沒關係吧。如果說這是一台可以隨時移動的大車我也可以想像，像是他破 March 的放大版，可以載很多隻鳥，想去哪就去哪。

空曠處還有曬衣桿，上面是已經溼透的大叔內褲，真沒想到烏恩這麼騷，紅色三角褲的褲頭還有 Calvin Klein 的 logo，旁邊夾著的是黃底配黑色骷髏頭，其他的都是黑白灰日系風的四角褲。一旁還有露台，我聽見咕呱的叫食聲，原來烏恩的九隻鷹都養在那裡。

「你怎麼也來了？」烏恩問我。

「想跟你求救。」我說。沉默時我轉開水壺喝了杯水，他一定會罵我。

「出門前體重是多少？」他完全猜到發生了什麼。

「我忘了量。」

「不是忘了，是你從來都沒有量，很有自信吼。」他說完時我只感覺臉很繃，我要撐住，晚點再找條被子把頭埋進去哭一哭。

「我以前也是以為要跟鷹保暖，把老鷹當鸚鵡在養，後來每天打我。」吊仔湊過來說。

「我就一直跟你講，浪費時間。」烏恩說。

「心痛得要死。」吊仔邊摸著Linda背羽上的粉說，據他說現在還會餵鷹吃羊油，對羽毛好。

「破鳥。」烏恩摸著Linda的頭說。烏恩眼神示意吊仔先進去屋子裡，紗窗飄出羊肉的騷味，肚子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。他走到露台解開八千，我跟他後面，像是犯錯的小孩。

「要引誘妞妞出來最好的方式，就是帶另一隻鷹去牠的地盤。」他說。

「可是牠們算同學吧。」

「半斤八兩，八千比較少去操場放，現在去，如果妞妞看到一定會飛出來想打架。」烏恩說。鷹有地盤性，妞妞在操場練這麼久，以操場為中心，包含附近的樹林都是牠的地盤，誰也別想入侵。

八千的黃瓜綁在車子後座的棲架上，牠的眼神跟著我移動，跟妞妞好像，鷹都一樣，只有練得好

或練不好的差別。

父親也是這樣俯視我，我如果說現在工作是裝羽毛筆，養了鷹但是體重沒控制好，讓鷹飄走了，他應該覺得很丟臉吧。如果我說，想學馴鷹，是想找回跟他那條隱形的線，重溫小時候他帶我去山丘放飛老鷹的時光，那他會理解嗎？我只想聽他說，盡力就好，已經很棒了。他可以當我最大的翅膀。

雨已經停了，農地出來的路已成泥濘，車子顛簸前行，風吹進副駕，我抖了一下，縮著一邊的手臂，找尋切風飛翔的入口。

操場幾乎是寂靜，橢圓形的賽道泛著水光，空氣裡是擰碎青草的氣息。烏恩把八千對準天空，翅膀猛烈拍打，時間因為力量而凝聚成一點，直到八千找到一個切風點，烏恩也感受到了，甩拋出去。

鷹藉著人的力氣飛高，時間如絲帶滑行，人的手延伸出鷹的輪廓。

八千上樹時，樹冠一點搖晃也沒，牠應該正處於最佳放飛的體重，但現在想這些也沒用。我等待下一秒會看到妞妞，出爪攻擊，誰叫你入侵我地盤。但都沒有，烏恩吹哨，哨聲悠長洪亮，穿透了雨後的朦朧。八千的棕色翅靠近，輕巧降落在烏恩手套上，牠的翼羽完整，透出一點換羽季才有的白色絨毛。

完整。腦中閃過Linda把妞妞壓制在草地上的畫面，那幾乎是殘忍的攻擊，掉落地上的羽毛不只是白絨毛而已，還有幾根飛行羽。對，妞妞的翅膀是不完整的，飛得顛碩，應該也走不遠的。

「妞妞。」走到司令台時我喊，那是我們分別的地點。

伸出手套，吹著我的哨。微弱悠悠，幾乎是氣音，但這是我，妞妞，快天黑了，晚上我們去吃兔子肉。回應我的是風，風打在臉上好涼，我一腳站上比較高的台階，模擬搖搖欲墜。我想到小時候跟父親放飛老鷹的山丘，站在高處看著天空，野性，精靈，自由，這幾個字也降落在腦中。

我看見烏恩蹲在一棵榕樹下，像是撿到了什麼，他回頭看了我一眼。眼神一對上他又閃躲，像是有些事情卻不知道怎麼說。

雨後的葉子看起來更綠更鋒利，有幾秒我懷疑這一切從來都沒發生，破殼，白毛的妞，牠的威嚇牠的挑戰，都是假的。那下樹後在我胸前搏動的心跳呢？聽見鞭炮後躲起來的妞，牠的害怕很真實。被Linda壓制在草地上撲打時，牠的橘爪揮著空氣，妞妞用盡力氣證明自己不是弱者，那樣的逞強也很真實。想到這我就想不下去了。

不要是屍體，我對天說。我願意拿東西交換，鷹可以活十幾年，那牠少的年歲就讓我來彌補。靠近烏恩時，他不發一語，手裡握著一支羽毛。

我坐在地上，把頭靠向烏恩。天色暗下來時，操場迴盪著鐘聲，賽道上的水光微微顫抖。

「應該不是太重飄走了。」烏恩說完，把羽毛給我。羽毛上有一條明顯白痕。

是餓痕。我怎麼沒發現？換羽季需要更多營養，再怎麼吃也不至於太重。樹林的另一側有摩托車在發動，兩個阿兵哥在吹口哨，還有鈴鐺聲。

我跑了過去。摩托車快消失成一個點，橘爪抓著後照鏡的鏡臂，毛流向後，因為無法站穩而不得

不打開羽毛。我完全僵住了，那是妞妞嗎？太遠了，無法看清腳環的顏色，也因為速度過快，更無法看清牠的身形。喀嚓。喀嚓。後座的阿兵哥狂用手機拍照，直到轉彎，消失在巷口。

我跪坐在地，全身發麻，好幾秒我閉上眼睛，想再次聽見妞妞腳上的鈴鐺聲，但是夜晚的巷弄安靜，只有微弱的風吹。我躺在地上，伸縮關節，拔下手套，直到烏恩的臉俯看著我。

「晚上來吃羊肉爐。」烏恩把我拉起。路燈下，烏恩的臉，好像父親，或許就是了，一直在我心裡從未離開。

對應與張力

范銘如

本篇小說引人入勝的原因，不僅止於題材上的特殊，而在於其中幾組角色間的對應與張力。「我」與鷹、「我」與師父，以及「我」與父親的類比，懸宕在主從、仰俯和施虐被虐之間。飼主與鷹間拉扯的平衡最後被獵人的出現打斷。猶如再度被遺棄的失落，意外地讓「我」不再需要憑藉馴鷹的中介而被師／父接納。細節飽滿而層次豐富，是一篇值得細讀玩味的傑作。